

《中國佛教史》

第八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命令來的！你要結婚。結果，鳩摩羅什被迫和那個龜茲公主結婚了。當然歷史是這樣說，說他被迫。鳩摩羅什有沒有興趣這樣，這些鳩摩羅什才會知道。總之，是呂光命令叫他跟龜茲公主結婚。所以，鳩摩羅什很多老婆。那樣之後，(鳩摩羅什)就在這裏十多年了。那麼(在)這裏，我就講入了去呂光那裏，是嗎？講呂光就講到這裏止。講回道安，那他在長安就住了七年，未請得到鳩摩羅什來，道安就死了。死的時候就是七十多歲，不過他的業績就很輝煌。他的業績，他一世，道安這一世，我們將他那個業績來到檢討。

他做了很多件替這個佛教文化，做了很多件大事，有甚麼幾件大事？我們現在數一數它。佛教以前無所謂叫做「經錄」的，現在那些人學佛經，一般人不是很建議(他們)讀經錄的。經錄是甚麼？經的目錄，本來佛教裏面，有佛家叫做目錄學，即是現在所謂的 bibliography。目錄學，佛教的目錄學很輝煌的，那佛教目錄學的創立者就是道安。

「經錄」是佛經的目錄，那麼他創作經錄，創作經錄，那本經錄他把以往所有哪個考據、考證，某個時代、某個人翻譯了哪本經的經錄，那些經、那些重要經，他就替它們寫首序。做一番考證的功夫，那麼他那本佛經的目錄就叫做……我們中國的目錄學最早就(是)《七略》，劉向的《七略》。後來，劉歆、劉向兩父子的《七略》，(直到)後來班固造《漢書》。《漢書》裏面就有一個〈藝文志〉，〈藝文志〉就將劉氏的《七略》全部採入了。《七略》所未備的，他就補充回，那就成為今日的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

自從我們中國有目錄，就由劉氏父子起首的，西漢和東漢交界的時候，劉氏父子開首。那麼直至到道安出了，他就用劉歆、劉向整理中國古書的辦法，用這套辦法來整理佛經，就寫了一本書，叫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，這本書等於劉氏的《七略》，同一

種性質的。那這本書現在怎樣？無了，失傳了。不過，在很多書裏面，都引用它的，可以輯錄多少出來的。那些佛家的典籍裏面，稱做《安錄》，就是這本書，《安錄》者即是道安之所造的《綜理眾經目錄》。

那麼這本經我們今日就看不到，但是在古代南北朝的時候，這本經還存在，這本目錄還存在。當梁武帝那麼差不多的時候，梁朝有一位和尚叫做僧祐，這一位很博學的佛教的目錄學家來的，道安以後就到他了。僧祐就將道安的《綜理眾經目錄》全部取了，但是道安時代，就是東晉了。僧祐就(是)宋……晉之後到宋齊梁陳，是梁朝的。陳梁之間的人，那麼道安以後，就翻譯了很多經的。

他將道安《綜理眾經目錄》所未曾登記的，補充回去，就成為一本書，叫做《出三藏記集》。這本書的名字那麼怪，出就是翻譯，出(字)就當翻解那麼解釋，《三藏》就是佛家的經、律、論，歷代翻譯佛家的經、律、論的記，記又不是他自己造的，很多是前人造的，尤其是大部份是道安造下的，他將它來集結一起，那就改一個名字叫做《出三藏記集》。

現在，《大藏經》裏面有這套書，《大正大藏經》裏面有這套書。研究梁朝以前的典籍，肯定要參考他這本書的。等於我們、好似我們中國人研究漢朝以前的學術思想史的人，一定要讀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一樣，這套書就等於佛家的《漢書·藝文志》那樣的地位的。那麼他……由於道安造這個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，傳到後來宋齊梁陳的梁那個僧祐，就將它來到補充，成為《出三藏記集》了。

自從《出三藏記集》一出(版)之後，它的影響非常之大了。影響到甚麼？到隋朝的時候，隋朝有一個學者叫做費長房，我們廣東人就叫費(被)，外省人就讀費。因為有一位同學，他就姓費的，我叫他費甚麼，被他罵，(是)費。費(被)甚麼，費。不知為甚麼廣東人要讀費(被)，外省人就要讀交費的費字，不知何解。隋朝一位學者，尤其是對佛經很有研究的，是甚麼？在一個目錄學家來的，叫做費長房。費長房就寫

了，造了一本書，叫做《歷代三寶紀》。

即是又把《出三藏記集》，又再續一些，再整理過。那個線索即是有道安的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，第二部就有《出三藏記集》，第三部就有《歷代三寶紀》。那麼，再後一些，到了唐朝。隋之後就到唐了，唐朝一位叫做道宣，這位又是大名鼎鼎的，很有學問，又很有道德的和尚，道宣又繼承《歷代三寶紀》而寫，而造成一本叫做《大唐內典錄》。那麼到了唐代中葉，唐代中葉的時候，開元的時候，又有一本叫做《開元釋教錄》，這種又是被道安打開了風氣，去到唐的後期，又有一個那些叫甚麼？

《貞元錄》，貞元年間，唐德宗貞元年間，叫《貞元錄》，即是《貞元(新定)釋教目錄》，這些都是佛家目錄學上的有數的著作。那麼直至到……影響到甚麼？元朝了。元朝雖然政治上很殘暴，但是它就完成了一套書，很有價值的書叫做《至元法寶勘同(總)錄》，至元(是)元朝。

法寶即是那些佛家的典籍，勘同又如何？它將西藏，如果西藏文有這本的，他就將對着中國這本經是西藏文的哪一本。梵文本如果有的，這本梵文就叫做怎樣的這樣，將它來勘同。校勘，這本書就不是很精(準)，不過(只)是有，叫做有這樣的功夫做到。《至元法寶勘同(總)錄》，那麼自從元朝做過之後，到現在，那麼久了，應該有一本新的，應該更加這個時候，應該有一本甚麼？

佛教徒應該起來做有一本甚麼？《法寶勘同錄》，我們中國還未有。日本有了，日本有幾套，中國無。中國的佛教徒應該做這些事業的，為甚麼不做？不做，整天興建寺廟，興建甚麼金碧輝煌的廟，這些(法寶勘同)這樣的功夫他(們)又不做，很可惜的。那麼這些這樣的歷代有目錄出現，有目錄的編纂，都是受道安的影響。受他的影響幾大，他是佛家目錄學的第一位大師，第一件事業，經錄的創作(對聽眾講)你的師父又叫做道安的(1907-1977)，他有一套那麼大個文集，有一套書送了過來給我，不知道誰人送來給我。

聽眾：我送給你看。

羅公：不是你。你給我一小本而已，別人是這麼大套的。他死了之後，台灣出版的，我都不知道誰人送給我的。是我枱面，不知道誰人拿來的。是我枱面，誰人送給我又不知道。道安，他又叫道安，他就像舊時的道安那樣，他很想再做道安那樣的事業。他很有志氣。

聽眾：是不是唯識家？

羅公：是不是唯識家，一回事。他想在佛教裏面，他想繼承道安做一番事業，但是可惜死了。死了。

聽眾：是不是個個……

羅公：血壓高、爆血管死了。

聽眾：他不倒單嘛(不臥睡)。

羅公：是，……，整天坐，不睡覺，釋迦老祖都睡覺的。你何人也？你連(睡)覺都不睡，……那麼整天不夠睡，無辦法不看醫生。那麼當然血壓高之類，不是血壓高之類，就是血壓低，當然這樣的，那麼結果，夜晚不知道怎樣好，去廚房拿水，是嗎？

聽眾：去打坐。

羅公：不是打坐

聽眾：是，是打坐。

羅公：打坐起身，起身去廚房拿水。我知道，起坐半夜去拿水，那裏又黑，又有水，他就滑倒在那裏。

聽眾：不是，他在自己打坐那裏掉下來的。

羅公：在那裏掉下來的？

聽眾：是的。在那裏掉下來的。

羅公：那麼更弊(糟糕)！留着有用的命。

你想成為道安？名字也叫做道安？你想再成為以前的道安，你要留回一條命才可

以的。他不是的，……不睡覺，整天坐(禪)，不睡覺，這樣的事不可以的，佛夜晚都睡。你何人？搞到不睡，這樣的事不可以。他如果不死，他會做到很多事。聽眾：他如果去日本或者美國。羅公：全部都假了……人都死了(就算無死都會)被他的徒弟激死了。這個徒弟是我朋友來的，叫做張曼濤。

張曼濤這個人在香港的大專畢業的，在畢業那年，道安法師在香港的時候，他走去拜道安做師傅。要跟道安出家，道安說好啊！這樣很難得，有一個大專畢業生走來跟我出家，我一於培養你這樣。就跟隨道安出家。道安「搵搵埋埋」(掙到)的錢，就供他去日本讀書。供他去日本讀書，讀了四年就取了一個博士候選，張曼濤未取到，他在日本，即是先選了一個博士候選人。

然後，慢慢排隊就取博士的。日本是這樣的，真正的博士是要排隊，很久才排到的。那他，道安就供他去京都讀了四年書，去日本讀書的事。供到(他)取得那個博士候選人，他就在台灣工作，就來往日本的京都和台北之間，那他(是)和尚來的，那他不安心，就還俗結婚，他還俗結婚。

-完-